



马克思和 世界文学



柏拉威尔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马克思和 世界文学

希·萨·柏拉威尔著

梅绍武 苏绍亨 译
傅惟慈 董乐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 S. Prawer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6

译自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英文版

马克思和世界文学

[英]希·萨·柏拉威尔著

梅绍武 苏绍亨 译
傅惟慈 董乐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19.5印张 483,000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10002·21 定价 1.95元

译 序

“学习！学习！这就是他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榜样，”^①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时说。

确实，马克思一生好学不倦，学识极其渊博，读书之多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涉猎之广也是罕见的。他为了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伦敦英国博物馆阅览室里阅读了一千五百多种有关经济学、文化史、技术史等许多领域的科学著作，还作了大量的摘要。《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发行之后，马克思虽因患病，工作经常中辍，却读书不懈，并作大量笔记，“他的读书摘录填满了五十本左右的笔记本——几乎有三万页，都是密密麻麻地写的小字。他所消耗和收集的成吨材料，使恩格斯感到惊异。”^②

马克思毕生不仅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而且自青年时代起就酷爱文学，也读过大量的文学作品。他在中学毕业考试的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里，曾设想作一名诗人，一名富于想象力的文学作家；他写过诗和剧本，还译过奥维德的《哀歌》。从年轻时起，他就扎实地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此后一生孜孜不倦地精读希腊和拉丁文学；他对荷马十分崇敬，经常高声朗诵《伊利亚特》和《奥德

① 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页。

② 见马·鲁贝尔和马·马那尔，《没有神话成分的马克思。他的生平和著作的编年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287页。

4653 / H

赛》。他还读过索福克勒斯、修昔的底斯、柏拉图、西塞罗、维吉尔和塔西陀的原作。1865年，马克思在一份征询表上填写他最喜爱的诗人是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和歌德。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说，“他特别热爱莎士比亚，曾经专门研究过他的著作，连莎士比亚戏剧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他都很熟悉。马克思一家对伟大的英国戏剧家有一种真诚的敬仰。”^①埃斯库罗斯的《被缚住的普罗米修斯》这部作品正象对歌德和雪莱那样，也对马克思起过深远的影响，他每年都要读一读埃斯库罗斯的原著。在德国文学方面，马克思精读歌德的作品，经常在自己的文章里摘引《浮士德》里的靡非斯托斐勒司辛辣的嘲讽。他和诗人海涅的诚挚的友谊更是世人尽知的一段佳话。

马克思精通希腊、拉丁、英、法、意、西等多种语言，是位卓越的语言大师。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机会到外国去生活，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便是掌握那些国家的语言最有效的途径。他本人就通过莎士比亚和科贝特学习英语，通过但丁和马基雅弗利学习意大利语，通过塞万提斯和卡德龙学习西班牙语。晚年，他还通过阅读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赫尔岑的回忆录（尽管他对赫尔岑并无好感）来学习俄语。他曾经责备李卜克内西不懂西班牙文，并且立即从书堆里抽出一本《堂吉珂德》给他上了一课，让他每天必须翻译几段直到认为他足以掌握这种语言为止。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也是马克思最喜爱阅读的书籍，他曾计划写一部研究巴尔扎克的专著，只因工作繁忙而未能实现，他认为《人间喜剧》“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②

马克思不但熟悉古典文学，而且也关注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他

① 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0—71页。

② 见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版，第642页。

对当时流行的法国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评论,对如何评论一部畅销书迄今仍是最富指导性的文学分析;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深刻地阐述了他对文学性质和文学研究的看法。他认为要完整而公正地评价一部作品,就必须把自己各方面的丰富知识和见解协调起来。他又在一封评论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信中,提倡剧作家与其“席勒化”,不如“莎士比亚化”,这封著名的信后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成为一份极其重要的文献。

对于书籍,马克思常说,“它们是我的奴隶,必须按我的意志为我服务。”^①我们在阅读马克思著作时,经常可以发现他运用自如地使用他那丰富的文学典故和知识,旁征博引,有时还顺便对一些作品加以评论,这使得他的笔锋极为犀利生动。他喜爱借用往昔最伟大作家笔下的人物和生动的词藻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借以刻画同时代人物的性格,并通过对比的方式来讽刺他的敌人,使他们的原形毕露。文学成为他的一个十分有力的战斗武器。

英人希·萨·柏拉威尔1976年出版的这本《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一书,就是围绕着马克思一生和文学的渊源,按年代顺序加以探讨。它阐述了马克思在他一生各个阶段所发表的有关文学的言论,分析了他如何把自己阅读过的小说、诗歌和剧本的丰富知识运用到自己的著作当中去,同时也阐明了马克思的文艺和美学观点。作者是当今牛津大学日耳曼语文系泰勒讲座教授,发表过《德国抒情诗》、《海涅:悲剧性的讽刺作家》、《比较文学研究概论》和《十七个近代德国诗人》等著作。

过去国外编纂的马克思美学论集往往混淆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言论。柏拉威尔这部著作按年代顺序、比较有系统地进行阐述,

① 见拉法格:《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莫斯科,1972年),第24页。

使读者对马克思美学观点的形成和发展，能有一个全面而完整的认识。例如，我们可以在本书中了解到，马克思的美学观点起源于文克尔曼、海德、歌德、席勒和黑格尔等人的美学；他最初对浪漫主义发生兴趣，继而产生怀疑，最后厌恶它的唯美成分。又如他1859年提出的那句名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部过程”，后来在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法译本时经他亲自过问下把其中“决定”一词译为“支配”之意，强调了人的实践在意识形态的起源中的作用。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十分尊重各民族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养料。他常借助文学阐明他所提出的新观点。他利用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著作来阐发货币的本质和作用，就是一个著名的范例。通过阅读歌德和莎士比亚等的著作，使他更清楚地观察到他自己所处的那个颠倒而混乱的世界。马克思也十分重视民间文学、民歌民谣等读物。他反对自然主义，但并不排除幻想，《一千零一夜》也是他喜爱阅读的作品。他不喜欢资产阶级的田园诗式的文学，也跟那种宣扬神秘、靠神灵启示或不可思议的彼岸世界的文学理论格格不入，同时他认为文学不应被孤立地看待，而应连同人类其他的活动和产品一起来看待，文学研究应成为“人类科学”的一部分。马克思对文学作品的要求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重视思想性。“如果形式不是有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①，但马克思又不赞成把文学和哲学或抽象思维混淆起来。马克思毕生以不同方式把他对文学的关注同对政治的关注紧密结合起来，他号召人们不仅要思考和体验，而且要阅读和研究。

我们也会注意到马克思要求作家在语言表达上必须精确而明

^① 见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

朗,语言要纯洁,而且应该逻辑地思考和明确地表达思想。他经常对一些文章中出现的字句混乱、语法上的不当、臃肿而笨拙的语句、浮夸的空话和空洞辞藻的堆砌,乃至诗歌中缺乏韵律等方面给予严厉而讽刺的批评。马克思1860年写的《福格特先生》一文,不仅极为突出地显示出他对世界文学的渊博知识,大量引用了世界伟大作家的语句,而且也对一些作者的语言笨拙和思维逻辑的混乱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有句名言:“如果就是这个意思,那就应当明说。”^①他本人就在这方面作出了典范,从幸存下来的一页《共产党宣言》的手稿可以看出他花费了多大的精力来补充和润饰《宣言》的论述,甚至一位西方学者S·E·海曼也不得不对此叹服道,“《共产党宣言》几乎是革命修辞学的一部选集。”^②

从《马克思和世界文学》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马克思喜爱的作家是荷马、埃斯库罗斯、奥维德、卢克莱修、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海涅、但丁、狄德罗、科贝特、巴尔扎克、狄更斯……

马克思厌恶的作家是哥特谢德、盖斯纳、拉马丁、沙多勃利昂、金克尔、道梅尔、后期的弗莱里格拉特、古斯塔夫、弗莱塔格、马丁·塔波尔……

此外,本书第一章阐述了马克思早期的一些诗歌、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和一部未完成的戏剧,这些作品国内迄今尚无译文出版,读者可由此章看到片断。

马克思曾说,“我是一个世界公民”,^③他一生对世界文学的广

① 见《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4页。(此处译文有改动,原译文为“如果指的就是这点,那就应当加以说明。”)

② 见S·E·海曼:《缠结的组合,富于想象力的作家达尔文、马克思、佛拉采尔和弗洛伊德》,纽约,1966年,第100页。

③ 见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9页。)

泛爱好可为佐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柏拉威尔教授认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存在于马克思的头脑之中,马克思的头脑正是许多世纪和许多国家的文学经验和回忆的一个宝库。”^①

读者在阅读这部长达四十余万字的著作之前,不妨先看《结论》一章,可对此书内容有个大致的轮廓概念,这里便不再赘述。

这部著作出版后在西方获得好评,1977年获英国艾萨克·道切尔夫纪念奖,1978年又发行了简装本。它出自一位资产阶级学者的手笔,当然掺杂了作者一些不尽恰当的论点,如说马克思没有离开从圣经开始、经过席勒而传递下来的“一千年至福”说^②的老传统(见原著第289页),另外也引述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值得商榷的言论。但总的说来,作者为写此书而阅读了马克思发表的和未发表的全部著作,包括他那卷帙浩繁的书信集,参考了大量有关文献,且对马克思所引用的大量文学作品也比较熟悉,在整理和分析的过程中还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态度也比较认真,尚不失为一部内容丰富的学术性著作。因此,在目前国内尚无类似的专著出版之前,将它译成中文提供给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外国文学工作者和其他文学艺术工作者参考,仍有一定的价值,相信读者自会以分析的眼光看待书中某些不当的言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曾对此书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认为作者在谈论马克思时的“语调有点过分赞美了”。马克思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论点,确实使柏拉威尔教授不得不多次流露出赞叹的语气。我们把这篇题为《马

① 见本书第220页(边码)。

② 指世界末日后一千年耶稣当再来统治世界。

克思读过的书》的书评一并译出，附在卷末以供参考。

书中凡是马克思原作词句，大都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译文，过去尚无译文，则自行译出，但也有多处因本书原引文同已有的中译文出入较大，则作了一些改动，以提出商榷，并在脚注中说明。这些改动之处主要根据原书所引英译文译出，恐也不完全准确，读者转引时务请核对马克思著作原文。

书中提到的近千人和文学作品中的众多人物，除少数未能查到出处，一般均在首次出现时略加注释，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助益。凡译者增添的均标“译注”两字，其他皆为作者原注。

全书第一至四章系梅绍武译，第五至八章苏绍亨译，第九至十一章傅惟慈译，第十二章至结论董乐山译，全书由梅绍武校阅。

在翻译过程中，承蒙文艺界和出版界许多老前辈的亲切关注，谨致深切谢意。由于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知识浅陋，译文中难免出现谬误之处，尚祈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加以更正。

梅 绍 武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普罗米修斯	3
第二章 第欧根尼的灯笼	44
第三章 夏洛克,泰门,靡非斯托斐勒司	77
第四章 巴黎的秘密	118
第五章 实践和意识形态	139
第六章 从《粗俗的人》到《杨·瑞日卡》	167
第七章 世界文学和阶级冲突.....	184
第八章 俾克史涅夫、克勒维尔和克拉 普林斯基的王国	221
第九章 历史的悲剧	266
第十章 演说家和文化英雄	312
第十一章 模式和隐喻	372
第十二章 《资本论》.....	415
第十三章 啃书本.....	469
结论.....	537
年表	567
参考文献选目	569
附录:马克思读过的书.....	579
索引	592

序 言

这不是一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非试图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另作一套解释。本书力图按作者意向的许可，尽可能公正而完整地把下列几方面呈现给英国读者，即马克思在他一生各个阶段发表过什么有关文学的言论，他把自己欣赏的以及为了取得教益或消遣而阅读的许多小说、诗歌和剧本作何用途，他怎样把文艺批评领域的概念和术语引进那些明显与文学无关的著述里去。这项工作看来很有必要，因为大量评论和阐释渐渐遮没了马克思本人的言词，也因为现今编纂的马克思美学论述的标准本往往混淆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言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见解^①，从而产生混乱现象，另外也因马克思涉及文艺作品的言论迄今只有一小部分译成了英文并为人所知。本书则按照年代顺序对马克思有关文学的言论作一详尽的探讨，期望这一微薄的贡献有助于了解一种曾经——好也罢、坏也罢——促进我们这个世界发展的思想，了解十九世纪的文艺鉴赏史，了解马克思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起源，了解文学可以被那些并非以文艺评论为专业和首先不是文艺批评家的伟大人物加以“运用”的方式。另外，也期望

① 马克思在一封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一位他同时代的评论员时抱怨道：“最奇怪的是，这个家伙把我们俩人看成是单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等等。”（这句话的动词“说”按德语语法应用复数Sagten，而此处却用了单数“Sagt”。——译注）（见《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65页。）我当然并不想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许多观点一致的想法，也不想断言有可能把他俩各自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种合作的著作所做的贡献区分得一清二楚。

通过从马克思卷帙浩繁的全部著作里摘引完整的词句并把它们译成英语这一方式，能在那些与我观点不同、但迄今只接触到一小部分有关这方面的文献的英语读者当中，推进关于马克思文艺理论、文艺爱好和文艺观点的讨论。

我在把马克思的德语原著译成英语的过程中，受益不浅地而且十分感激地参考了鲍多莫尔、麦克莱兰、尼古劳斯、李温斯通、米利冈、霍克、巴克森达尔和唐纳·道尔等人的英译本——当然也包括恩格斯以及莫斯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英文版的无名译者在内。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①在我这部文稿付印时只出版了第一卷。在协助我寻找一些罕见的资料方面，我谨向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M·W·H·施劳德博士，柏林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R·德卢贝克博士，R·S·李温斯通先生，以及柏林自由大学图书馆和牛津大学泰勒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致以谢忱；在给予我两次出外进行研究的费用资助方面，我谨向牛津大学中古和近代语言教学委员会致谢；另外，在提出宝贵的批评和意见方面，我特别要向罗伊·巴斯卡尔教授、T·J·里德、保尔·富特、詹姆斯·鲍尔敦和泰·F·伊格尔顿诸位先生致以深切的谢意。

^① 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莫斯科、纽约和伦敦，1975年起出版）。



第一章

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①是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②

(1)

马克思童年时代的许多表现好象预言他将来要从事文学创作的。正如他的女儿爱琳娜^③后来回忆道：

“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讲故事能手。我听姑妈们说过，他小时候对待几个妹妹很蛮横，他会把她们当做马儿从特里尔的马尔库斯山坡上飞快地‘驱赶’下来；更糟糕的是，他还非让她们吃他用脏手脏面团捏的‘蛋糕’不可。但是，她们一声不吭地任他‘驱赶’，吃下那种‘蛋糕’，为的是要听卡尔为奖励她们这种美德而给她们讲的故事。”^④

①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神，名字的希腊文原意是“先知者”。普罗米修斯盗取天上的火给予人间，被宙斯下令锁在高加索的悬岩上，令鹰啄食他的肝脏，以示惩罚。——译注

② 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

③ 爱琳娜·马克思（1855—1898），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的小女儿，1844年嫁给爱·艾威林为妻。——译注

④ 见李·巴克森达尔和斯·莫劳斯基合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选》（密尔沃基，圣·路易斯，1973年），第147页。（以下简称《马恩论文艺选》）

他的同学也怕他，因为他不费什么力气就能编出一些挖苦人的讽刺诗文。在中学里，他经老师的指点，接触到奥维德^①、西塞罗^②和塔西佗^③的作品，以及荷马、索福克勒斯^④、柏拉图和修昔的底斯^⑤的作品。一位天赋非凡的教员威特斯·罗埃尔斯出版过奥维德的作品评注，成功地促使他的这个学生也对这位古罗马诗人发生浓厚的兴趣，使他也跟着试把奥维德的《哀歌》译成德文，后来马克思在他一生中还曾多次赞赏地提到这部诗集。培养他对十八世纪德国古典文学的爱好是他的父亲（他特别举出席勒让儿子欣赏）；同时，马克思一家人在特里尔的邻居、后来成为马克思的岳父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⑥，则引导马克思分享他本人对莎士比亚的赞赏^⑦。爱琳娜曾对威廉·李卜克内西^⑧说过：“他（马克思）常常跟我们滔滔不绝地谈起威斯特华伦男爵，谈他对莎士比亚和荷马的知识多么惊人的渊博，说他能从头到尾背诵荷马史诗中的许多篇章，还能用德语和英语背诵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剧本。”而马克思的父亲，爱琳娜添说道，“则是一位真正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就象威斯特华伦背诵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

① 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27)，古罗马诗人。——译注

② 西塞罗(公元前106—43)，古罗马作家，国务活动家，折衷主义哲学家。——译注

③ 塔西佗(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译注

④ 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7—406)，古希腊杰出的剧作家。——译注

⑤ 修昔的底斯(约公元前460—395)，古希腊历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译注

⑥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1770—1842)，燕妮·马克思的父亲，特里尔的枢密顾问官。——译注

⑦ 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说：“他特别热爱莎士比亚，曾经专门研究过他的著作，连莎士比亚戏剧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他都很熟悉。马克思一家对伟大的英国戏剧家有一种真诚的敬仰。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能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0—71页）。——译注

⑧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译注

他能背诵伏尔泰^①和卢梭^②的作品。”^③年轻的马克思中学成绩单上表彰他文学课程成绩优秀，翻译能力非凡，尽管德语作文犯有一个毛病——“过分追求文词的华丽和生动。”^④

1835年，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考试的一篇作文里，论述了《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个题目；在设想的许多职业当中至少有一项是顺便提一下的，那就是 Dichter^⑤——富于想象力的文学家。年轻的马克思在1835年表明青年选择的职业应该是：

“一种与我们的尊严最为相称的职业，我们对于这种职业所依存的思想的正确性必须具有绝对的信心，我们就可以选择这样的职业，它开辟为人类进行活动、使我们接近共同目标的广阔场所；对这种目标来说，任何职业都只是手段——接近完美的手段。……如果人只是为了自己而劳动，他也许能成为有名的学者、绝顶的聪明人、出色的诗人，但他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完人和伟人。”^⑥

这里略为触及到马克思后来在著作里还曾提到的两个论题；一个是选择的职业，即使是诗人，也不应当以此谋生度日就算完事

① 弗一马·伏尔泰(1694—1778)，法国著名作家，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译注

②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译注

③ 见《康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柏林，1970年)，第157—158页。

④ 见德·麦克莱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哈蒙斯密斯，1972年)，第50—52页。另见彼·戴麦兹：《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法兰克福和柏林，1969年)，第52页，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法兰克福，柏林，莫斯科，1927—1935年)，第1卷，第2分册，第167页。(以下简称《马恩全集》)

⑤ 德语，诗人。——译注

⑥ 《马恩全集》第1卷，第2分册，第164页；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编》(柏林，1968年)，第1卷，第593—594页。(以下简称《马恩全集补编》)

大吉,而还应当怀有为别人和为整个人类福利工作的强烈愿望。这一点又联系到歌德时代常见的另一论题,也就是歌德的小说《维廉·麦斯特》、席勒的《美育通讯》和荷尔德林①的小说《徐培里昂》里都曾令人难忘地发挥过的论题:渴望人的全面发展,克服近代社会活动所不能缺少的那种劳动分工所造成的种种限制。其实,这种思想感情并非特别新颖,当时许多中学生毕业时都会有这类想法。马克思的考虑亦是如此,他在这篇毕业论文里考虑到种种约束人在选择职业时所遇到的不可避免的限制。有些限制是由于个人和体质的因素所造成的,不过马克思也强调迫使青年适应预先存在的结构的那种**社会决定**:“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能够对它们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规定了。”②这种观察就其本身来说也是平淡无奇的,但做出这种结论的却是马克思;我们倘若结合马克思一生事业来看待这种观察,则至少会赞同弗兰茨·梅林③那种(常被人嘲笑的)观点,即他认为从马克思毕业论文这句话里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萌芽。事实上,梅林或许会进一步领悟到马克思当时写的另一篇同一目的的拉丁文作文是旨在解释罗马人在布匿战争④前由于注重农业而有意忽视艺术和教育。年轻的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接下去解释道,口才是不必要的,因为古人对该做的事只说几句话,重视话的内容而不在乎形式的优美典雅;远古时期,罗马史在斜述事实方面也毋须精心修饰,因为它只录史实,

① 弗利德利希·荷尔德林(1770—1843),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期歌德、席勒以外最优秀的德国抒情诗人。他的信札体小说《徐培里昂》被誉为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的继续和发展。——译注

② 《马克思全集补编》(柏林,1968年),第1卷,第590页。

③ 弗兰茨·梅林(1846—1919),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杰出的理论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著有《马克思传》。——译注

④ 布匿战争:公元前3至2世纪,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为了争夺地中海西部霸权而发生的三次战争。——译注